

## 楓香

清晨五點，遠方山坳爆出一串徹耳的鞭炮聲響，村人知道那是里長為土地公神像安座儀式結束，敬上頭炷香發出的訊息，紛紛披衣而起，乘拂曉散發的微熹張羅祭品。鞭炮聲在冬季冷冽的破曉，響成一串串躍動音符，在寧靜的山村盪開陣陣歡騰。

當遠天火炎山黛青崗巒耀眼曦光，晨起麻雀早已聒噪啾鳴，聚在灰濛濛屋瓦跳躍追逐，吱吱喳喳不知名的啁啾一路唱開了沉翳。今天是土地廟新建落成，我們一早即整備牲禮趕赴這場難得的盛會。

我和族叔踏出稻埕沿草莖稀疏田埂，那時候正是仲冬季節，草莖尖端微顫露珠不住的璀璨曙光，一路閃過剔透晶瑩。纔收割的禾田遍地稻梗，稻梗揚起疏淡草香，宛若一道流動晨霧，在靜謐的田野緩緩飄蕩。不久，我們轉進一條佈滿大小石塊的崎嶇山路，四周長滿茂密無患子林。

攀登山路時族叔眉飛色舞的說，「這次要不是我們堅持，土地廟就不能蓋得這麼有派頭！」他露出自豪神情，心中難以抑遏的喜悅就像春雨突然天青，雙眼探出亮燦燦晴光。

一條彎曲山路，緊貼丘陵迤邐而上，遠遠的掩沒無患子林稀疏的彼端，路的盡頭人聲漸漸清晰。

就在爬上半山腰的時候，我終於明瞭族叔的喜悅。

隔著溪澗遠眺，土地廟座落在填平的半圓形山坳，占地約莫兩百坪，廟埕左側葫蘆形金爐交錯燃燒金紙的模糊人影，早到庄人已將金爐團團圍住，爐嘴吐出熊熊紅燄，隨熾火騰揚滾滾煙柱直衝湛湛青空。後簷隔著高聳擋水牆緊臨陡峭山壁，一大落筆直壁面烘托出懾人的不凡氣勢，燕尾式的屋脊，脊尾捲曲而上翹，形制就如同媽祖廟的縮版，隱然散發出富麗的氛圍。

遠遠的站在對面山腰雖然無法看出內觀，但是紅色的牆、琉璃的瓦，以及牆瓦間綺麗的交趾陶，卻在朝陽閃耀熠熠光彩及逐漸明亮的紅紅火花。「發爐了！發爐了！」廟埕忽然爆出驚惶喧嚷，連聲驚呼彷彿串串魔咒，打亂了我們的步履，循著火花方向族叔猛然向前飛奔，我肩著牲禮跟在後頭拼命追趕，晃動的挑擔就像一只發條失靈的鐘擺在無患子林失去節奏。

我提著香燭壽金穿越無患子林，跟在母親後頭沿狹小的石砌山路，習習南風緩緩拂動墨綠羽葉，風揚婆娑處細碎陽光灑落，輕柔的打開深邃林蔭。通往土地公的蜿蜒山路緊鄰溪澗關建，山徑盡頭陽光明滅處，隱約的便可望見巨大土地公樹覆蓋的山坳平台。在我童年的記憶，土地公幾乎是村人生活的全部，不但事業、運途必須膜拜；就連平常顧工殺隻雞鴨也要恭敬的供奉，然後才剝切上桌。每一次沿著鵝卵石山徑蜿蜒而上，我總是強烈的感受莊嚴神祇刻正佇立林蔭盡頭，只要走過這段長長幽闐，那無邊的神力就會如輕柔的陽光灑落。

母親祭拜前習慣先打掃平台一番，將所有的枯枝落葉仔細地兜攏，一一覆蓋在平台邊緣日積月累如錐狀般丘堆，等到梳理香爐完畢，才慎重的彎下腰來鋪展報紙陳列牲禮；最後，在香煙繚繞裡恭敬的唸誦祝禱詞—

土地公伯、土地公樹

信女共恁拜請：

請恁來保庇，保庇信女一家大細，

大人平順大賺錢，囡仔乖巧好育飼，

阮用三牲、五果、清香、壽金，

來共恁謝意。

母親佝僂的身影令我動容不已，在葉隙明滅的光點投射下，她瘦弱、長年辛

勞的身影雕鑿出鮮明的圖像，與土地公慈悲的神祇，總是塑出既溫和又堅定的光譜。在她單純而執著的信仰中，土地公是肅穆而莊嚴的；因此，農曆每月初一都會虔誠的敬備牲禮。

因為母親恪守拜完三炷香、三巡酒儀式，每一次在漫長的等待中，我總是環侍一隅，靜靜觀賞楓香的蒼老遒勁，其壯碩雄姿就如同門神巍然聳立，亙古以降即昂揚地護衛著鄉梓。楓香胸圍必須數人合抱，中央主幹拔地而起高高的伸向藍藍青空，枝桠顛頂築有數個巨大的喜鵲窩巢，不時有曳著長長尾羽的黑白身影，自濃葉深處破空而出，殆即將消逝杳杳長空時，才又悠悠的傳落幾聲「喀—喀—」嘎鳴。

—楓香猶如土地公高舉的幡旗，從移民伊始，已逐步內化為信仰的一部分，擁有無上威儀，神聖而不容侵犯。

從小長輩們就告誡我們不可撿拾、砍伐楓香，因為它們是土地公栽種的，就如同神明的化身，「冒犯的話可是要遭天譴！」不知道為什麼大家總是這樣默默的遵守著。縱使在薪柴極度匱乏年代，村人必須跋涉兩三個小時才能艱辛的挑回一擔薪柴，但對其自然掉落的枝葉，大家還是會恭敬的聚攏起來令其腐朽。每逢楓紅深冬，蕭蕭天際裡，漫天灑落的黃葉隨風飛舞，再搭配著幾聲響自天際的「喀—喀—」長鳴，更是增添幾許肅穆！每當我踩著窸窣窸窣的黃葉來去，那不絕如縷的聲音，就如同殷殷告誡縈迴耳際。

—經過長期的虔敬之後，那幽渺而不可企及的神祇，已經完整地熔鑄，改變了巨木面貌；就在殷殷的耳提面命之後，逐漸蛻化為宗教具象，支撐起鄉人信仰的一片天空。

冒著紅紅火花的濃煙不斷竄入天空，銅雕香爐交錯四面八方聚集而來的好奇

人影，說不出的驚詫寫滿一張張風霜浸漬臉容。族叔匆匆趕到廟埕，還來不及卸下挑擔，便氣喘噓噓的對著一臉疑惑村民表示—爲了讓庄頭揚眉吐氣，不得已砍樹建廟，土地公應該諒解才對，「怎麼會冒瀆神明？」他極力從神明爐發爐爲吉兆來解讀神蹟，藉以破除因砍樹而加諸於村民的疑慮。

土地廟整建中族叔力挺里長，而與反對的村民相持不下，他在籌建會中大聲疾呼：過去我們因爲土地公簡陋而被外庄瞧不起，現在好不容易捐款這麼多，爲了庄頭及後代子孫著想，應該把規模蓋得氣派些，徹底剷平山坳…說著不自覺的道出和里長應邀到鄰村參加土地廟落成，當著金碧輝煌的廟宇不禁自形慚色。

「大家知道我們被外庄的里長、頭人看得扁扁扁的心酸嗎？」

因爲土地公平台前緣緊臨溪澗，深谷嚴重的阻礙了擴建工程，爲了配合地理位置，除了砍除楓香往平台後方發展之外，實在沒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式。

但是大多數村民卻認爲改建是爲了方便祭拜，讓土地公有個更好的居住所在，絕不是單純的面子問題，故而縮小廟埕並不會影響整體格局；況且砍樹等同於斬斷土地公手腳，這會冒瀆神明，萬萬不可！

經過幾番衝突雙方總算達成協議，決定恭請神明裁示。

「就用擲聖筊決定吧！」

最後，里長和族叔以一筊險勝。

聖筊雖然暫時化解了衝突，但卻無法弭平村民難以抑止的矛盾。

一村人根深柢固的禁忌在發爐的光與熱裡重新被蒸騰出來，彼此議論紛紛。

在蒸騰的煙霧中，山坳的一切變得虛幻而突兀；吐著長舌的紅紅火花，不僅燒炙出一年多前的矛盾，更映照出我童年的記憶，打開我曾經熟悉的陽光石徑。

打從有記憶以來，土地公就始終維持樸拙原貌，在村落向陽山坳闢出約莫六尺見方平台，中央安置一方水泥供桌，供桌後方是兩塊交疊綁著紅布的大石頭，

古樸的石雕香爐被精巧的嵌進石縫，上頭不時有嫋嫋的香煙騰起。平台後方長著一棵巨大的楓香，因為沒有金爐，楓香巨大的樹頭裂縫就權充燃燒金紙的替代所，經過長年燒烤，粗糙樹皮蒙上了泛黑醜漬。平台到處是凹凸泥地，山雨一落，糊成滿地泥濘；山風一吹，揚起漫天塵沙。

儘管土地公是如此簡陋，委身二十坪不到山坳，甚至連個遮風避雨的所在也沒有，但這裡卻是村民生活重心，每次膜拜結束，彷彿經歷神奇魔法般，任憑世途顛躓崎嶇，都可以讓身心踏實起來，連步履也跟著輕快許多。

長久以來，踩著崎嶇山路而來的信徒，依俗在大石頭張掛紅布還願，時間一久，壅塞不下的便被移到後方楓香，層層紅布經由時間催化呈現年輪般層次，歷久絳紅緩緩褪去，遂逐次與灰褐樹皮漸漸融合。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樹幹上附著的苔蘚竟也漫生過來，在褪色的紅布暈成斑駁苔跡，感覺歲月在這裡悄然蛻變，默默地印證亙古的奔逝。

據族老表示，村落開闢初期原本長滿參天巨木，後來因為拓墾而被砍伐一空，最後只留下這棵土地公樹。只要踏進山坳，那源自曠古的玄冥便會不期然的自龐大樹蔭汨汨傾洩，我經常佇足流連，蹣跚低迴於巨木之下，禮讚這見證先人勇迎險阻、淬勵風雨的具像。

儘管當時年紀尚幼，但我已能深深的感受，是土地公以及楓香，聯合護佑了庄頭，讓村人在慈悲的神祇裡，得以迎向顛躓，無畏於風雨。

因此從小我就學會了如何崇敬土地公，感恩土地公樹。在心中，祂耀動著無邊的神力；在鄉梓，它昂揚著永遠都不曾停歇的巍然。

楓香的古老吸引了許許多多慕名而來的信眾，使得香火日漸鼎盛。這些遠道而來的外地信眾，膜拜之餘，每每不自覺地撫觸龐大樹身，總會發出驚奇的讚頌，

「哇！這棵土地公樹真大叢啊！」帶起無限的欣羨。

然而，這種驚奇的讚頌卻在起風時，牲禮一次次落滿塵沙，以及山雨過後的滿地泥濘，而令虔敬的村人與外地信眾困擾不已！尤其是每年農曆二月初二遍尋不著合適地點，戲棚必須屈就楓香枝椏，因而干擾戲班演出，更令欣然前來看戲的親友敗興的露出鄙夷神情。

看似平靜的山村年年在風調雨順中度過，但是簡陋所燒炙的烙印，卻悄悄的一點一滴鏤進村人心坎，「過去大家生活不好，任由土地公日曬雨淋，現在生活改善了，實在應該好好地翻修一下！」村民每每愧色的說。長久以來，村民代代受之於土地公神恩，但卻深以土地廟的簡陋而滋生起一股無以回報的不安。

風雨的塵沙、歌仔戲的敗興以及無以回報的不安，如楓香日積月累的枝葉，逐漸在村人心中聚成陰霾。

「土地公是該翻修了，免得花錢演戲卻還讓外人看輕！」我常常在土地公生日歌仔戲曲終人散的夜深之際，聽見純樸村人發出的長長歎息，不斷的在我童稚的心底迴盪。

隨母親沿彎曲山路拾級而上，穿越無患子林，是我生命中最鮮明的途程，成為童年一段磨滅不去的記憶。我看過入伍前夕，眉目憂蹙的雙親領著忐忑不安兒子，圍著水泥供桌恭敬的擺開牲禮素果；更看過即將舉家出外奮鬥的年輕夫婦，默默的蹲踞泥地將一張張金紙投入紅紅烈燄。從紅紅烈燄中，我一次又一次的強烈感受到土地公的無邊神力，聯合著楓香的巍然護佑，心中湧起無限溫熱。

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走出無患子林，我也走出了童年，因為負笈外地求學緣故，如風絮般漂泊他鄉；隨著鄉情滋長，土地公不覺中內化為情感的一部分，成為漂泊裡的一個泊岸。每一次返鄉，我總會趕赴山坳，不知道為什麼只要抬頭仰望巨木，原先震盪的鄉情就會獲得慰撫，而茫然的思緒也因此找到憑藉，就如同急切的召喚般，深深的牽引著我。

於是，我才明白，這不只是虔誠的宗教信仰使然，而是楓香伴隨著我的童年成長，有著感情的最初—因為楓香綿密的年輪裡壓縮著我的童年，彼此在心靈最深處曾經情感盤根交錯的糾結著，一如對於土地公的不安曾經陰霾著村民虔敬的內心深處一般。

終於里長在里民大會的倡議獲得熱烈響映，「土地廟是一定要翻修的！」村民異口同聲的贊同，籌建捐款很快的衝上數百萬，經過波折的擲聖筊，雀躍的里長準備大興土木，把山坳徹底鏟平。當我們這群出外遊子得知楓香將被砍除時曾試圖加以阻止，但是里長卻粗暴地說：「你們知道什麼？經過擲聖筊請示土地公的決定，不是隨便說說就可以改變；而且我們被外庄看不起這麼多年，如果不蓋得氣派些，怎麼對得起所有鄉親。」一席話說的我們啞口無言。

經過八個月的工期，土地廟擇定冬收後吉日舉行竣事落成。我提早一天返鄉，原本因人口外移而冷清的村子，一下子因大量遊子回流突然變得熱鬧起來；大夥房外潺潺流過的通霄溪，更洋溢著歡欣笑語，竟日充斥往來宰殺雞鴨匆忙身影，大家為明日牲禮而忙碌穿梭。

返家時母親正隨同嬸婆到溪邊清理雞鴨，我默默的坐在稻埕等候，因著楓香的緣故而沒有興味參觀新完工的土地廟，儘管庄頭熱鬧著節慶的歡騰氣息，但我的心底卻異常寂涼！不知過了多久，夕陽悄悄的塗抹了滿天嫣紅，田埂盡頭逐漸清晰出母親挽著提籃的瘦弱身影，因為沉重的牲禮益發顯得佝僂。

母親在見到我的喜悅中不免感到幾許悲戚，動工前一天，她專程到土地公打算再打掃一次平台，沒想到掃著掃著竟淚流了滿面，「想不到拜了一輩子的土地公樹就這麼沒了！」她告訴我主持改建的主委口口聲聲說為了庄頭的面子、後代子孫著想，甚至不惜干犯天譴，但是像她們這種樸實的村民，卻完全無法從全新完工的土地廟感受到任何光彩的喜悅。

這一次的砍樹，對母親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，不僅斬傷了執著的信仰，更是一種情感的幻滅，彷彿心中的那份虔誠亦隨著楓香被剷除殆盡。在她單純而執著的信仰中，楓香就如同土地公肅穆而莊嚴的化身，彼此臍帶般相連，是絕對不可分割的。她決定明天留下來準備酒筵，由我代為參加落成慶典。在夕陽餘暉中，我望見她消瘦臉龐側面宛如刀鑿一般，喟然的歎息穿越稻埕，在蒼茫的暮色裡幽幽迴盪。

「咚咚鏘—咚咚鏘—咚咚鏘咚咚鏘—」歌仔戲團正在扮仙，在嗩吶、南胡及鑼鼓簇擁下，以高亢的唱腔譜出莊嚴樂音。廟埕整齊地排列各家攤派的方形四腳供桌，雖然心中的矛盾仍在，但是庄人還是擺出最華麗排場，熙攘人潮及嘈雜語聲使得廟前的廣場嗡嗡響動。土地廟的琉璃黃瓦以及葫蘆金爐經陽光不住的閃閃金光，寬敞廟埕搭起數座華麗戲棚，盡頭形成一堵高大駁坎逼近溪澗，微微揚散出嗆鼻的新鋪水泥氣息。

我繞過一長落擺設全豬全羊供桌，手持清香望壅塞拜殿擠進，在人潮中划開一道波紋。族叔與里長併肩而坐得意的高聲攀談，深以土地廟的豪華而引以為傲，說時流露出戲台福祿壽三仙般神情，朗朗的迸裂開懷笑聲。他們已經廣邀了臨近村庄的里長、頭人，正等待祭典結束暢飲慶祝。

土地廟燃燒的線香似山林繚繞的雲霧嫋嫋升起，旋即漫延竄升，在闇弱的冬陽下匯為一道霧流。突然少了楓香，山坳不禁空盪起來，巨木伐盡，露出成排落葉後光凸凸的無患子林，山風颯動，吹得枝桠颯颯作響。從前楓紅飛舞的山坳，本來應該是大興土木用來妝扮庄頭顏面的簇新建築，現在則是一畦刺眼的水泥地，幾十張豐盛的供桌井然排列，簇擁著突兀。氤氳的檀木香味順著縷縷輕煙從蒸騰香爐裡向外飄散，瀰漫整座廟埕，烘托出仲冬連天的蒼茫。那些失去楓香的



喜鵲頂著寒風瑟縮無患子凸枝，無助的凝視著山坳，在情緒低落的此刻看來，心中不免惘然。突然一串鞭炮聲爆響，喜鵲慌亂驚起四處竄飛，「喀—喀—」嘎鳴聲盡，杳杳的消失遠天深處。

儘管土地廟富麗堂皇的貴氣，熠熠地翳蔽了從前的簡陋，但我的村民卻爲了無法搶救楓香而悲戚不已，經過剷平山坳的施工，每個人的心彷彿也被剷出了幾道傷痕。雖然整修後的廟宇煥然一新，但對純樸的村民而言卻是充滿迷惘的：「爲什麼有一種有家歸不得的感覺？」

我想，楓香不僅是神祇的化身，它更是庄頭的一種共同情感、記憶，因爲母親、我及許許多多淋過風雨、炙過陽光的村人，任誰也無法撫去心中那幾道傷痕；就某種層次而言，楓香的砍伐就如同是生命一部分的消失。因爲砍了樹之後，我們還要再等待好幾個百年，才能再次凝聚這種感情，怪不得庄頭一個白了鬍子的老人感嘆的說，「將來我們要拿什麼留給後代子孫！」

「咚咚鏘—咚咚鏘—咚咚鏘咚咚鏘—」原先因發爐而議論紛紛的人群，逐漸在樂音高亢的聲浪裡淹沒。土地廟在煙霧蒸騰的廟埕裡，呈現出一片縹緲氛圍，每一個來去匆忙的村民就如同一個詭異幻影，在喧闐的鑼鼓聲中踽踽而行。村民無心於歌仔戲，匆匆的在鑼鼓聲中上香膜拜，因爲準備了豐盛筵席款待親友，正趕著回去招呼客人。嘈雜的人語逐漸遠揚，留下戲班嗚嗚的南胡在空盪的廟埕幽幽傳揚。

我將牲禮託族叔帶回，空著肚子從清晨到黃昏，一直待到人潮將盡，戲班連袂至里長家晚餐，才準備離去。

冬日西斜，在遠天深處燃燒連天彩霞，山麓的庄頭暮色漸濃，田園農舍薄霧掩翳，一條曲折山路，順著起伏山勢遞降而下，模糊的消失在屋瓦交錯的村落彼端，路的盡頭人聲逐漸沸騰。暮色緩緩從蒼穹漫延而下，山坳茫茫的翳入蒼蒼夜

幕，夜風吹著無患子颯颯作響，只賸下空盪山坳與悒悒蒼茫在暮色中無語著！又是滿天黃葉的冬季，秋瑟的山坳裡，從前縈迴耳際的殷殷告誡，已隨遠天的嘎鳴逐漸在記憶裡模糊，只依稀聽見無限唏噓，伴隨著蕭蕭風勢，在我昂揚著楓香卻永遠都不曾停歇的心底漸漸清晰。香煙嫋嫋，凌空騰起，燃燒的紙灰漫天舞旋，人潮散盡，土地廟慢慢的走進記憶的黃昏。